

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七

善化皮錫瑞

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周書十八

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曰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馴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

弓矢百族

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

首受之作

晉文侯命又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新

序善謀篇

曰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

師逆王入

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侑其

後三年文

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

晉文公之

命是也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本無平字

是馬季長

不以爲平王錫文侯命亦同史記之說小司馬索隱不

知古義乃

云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之語今此乃襄王

命文公重

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天子命晉同

此一詞尤

非也後漢書丁鴻傳云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丁孝公所

說義亦當同史記新序李賢注曰平王東遷洛邑晉

文侯仇有

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亦非是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史記曰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集解馬融曰

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按史公克作能用故訓字馬注不同鄭說以義和爲文侯仇字蓋用今文義也鄭君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其說迂回又於和字無解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今文升作登敷作布惟作維文王

作文武○史記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集解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尙書曰昭登于上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如升鼎耳而雥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也錫瑞謹案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懿鑠之美昭登于上伯喈用今文作登與典引注合史公敷作布蓋用今文如禹貢竹簡旣布之例○一作鋪聞在下○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登鋪古文尙書作升敷鋪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平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尙書說也興宏爲韻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按段說與馬融注異馬所據或非今文義段云平王爲下據古文義而言若今文義當以襄王爲下蔡邕太尉楊公碑曰敷聞于下昭升于上作升敷

與伯喈引用今文不合乃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一作傳聞在下○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曰傳聞在下侯康說考古文敷字今文多作傳禹貢禹敷土洪範用敷錫厥庶民皇極之敷言史記俱作傳堯典敷奏以言皋陶謨敷納以言漢書文帝宣帝成帝紀俱作傳可證則傳聞在下乃今文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

位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

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耳陳喬樞說三國志注引鄭元曰先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今文造作遺○僞孔傳曰我小子

段玉裁說造字王孔皆訓遺此必今文尙書作遺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孫星衍說侵戎猶戎侵純者釋詁云大也歎言傷悼予小子嗣位遭

天大過咎絕財殄于下民寇兵大侵犯我國家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也

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

○今文或作克俊下有咎字服作

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有能者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文氏乃云咎在用事斯失之矣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或作克俊在厥服作咎在厥躬爲異按文穎注云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陳喬樞謂段說是也隸古定本脫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僞孔傳云無有耆宿耆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穎合是古文今文並同據文穎注補俊字爲允侯康說按咎在厥躬以下未知今文云何如同古文則下子則罔克方自責之辭又不云朕躬而云厥躬文氏之說似合文氏生於漢末此必三家舊訓故采取之以注史小顏非之過矣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今文綏作其○史記曰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史公躬作身績作繼用故訓字釋詁云績繼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

○今文扞作捍。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于艱難與說文引周書曰

敦我于艱文異蓋古文作敦今文作捍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宜爾邦

儀禮覲禮曰伯父無事歸宜乃邦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今文盧弓一

盧矢百作旅弓矢千。史記曰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集解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陳喬樞說按隸古定本作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卽大輅之服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曲禮正義引含文嘉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絺纈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戍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絺纈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戍

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鉅鬯以歸祭祀此賜大輅是一曰車馬也虎賁三百人是六曰虎賁也形弓矢旅弓矢是八曰弓矢也鉅鬯一曰珪瓊是九曰鉅也左傳文四年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誼正合也案陳說是也集解引賈逵說蓋卽左傳注大傳曰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圭瓊者得爲鬯以祭又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以鉅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與禮緯文合○一作盧弓矢千一作黠弓矢千○漢書王莽傳何休公羊解詁盧弓字皆作盧法言五百篇云形弓黠矢司馬光曰黠落胡切與旅同皆謂黑色也

父往哉柔遠能邁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三國志

武帝紀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案魏三體石經越作粵閩作愍嗣作祠紹作昭盧作旅簡作束皆用古文非今文異字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七

受業

夏敬觀校
袁宗濂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八

善化皮錫瑞

費誓第二十八

周書十九

費誓。○今文費作𦙇。馬鄭古文書序列呂刑文侯之命前今文
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𦙇作𦙇誓集解徐廣曰𦙇
亦作鮮一作獮索隱曰尙書作桀誓今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
𦙇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𦙇地誓眾因行獮田之禮
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𦙇段玉裁說按鮮音一讀如斯
獮古音如徒故與𦙇音近又按𦙇鮮獮三字雙聲尙書大傳作鮮
史記作𦙇今文也史記多從今文。一作鮮亦作獮。大傳曰己
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
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
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
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門也習門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門不可
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貴之也貴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
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中者雖

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鄭注云取禽嘗祭澤射宮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鄭注云取禽嘗祭澤射宮也陳壽祺說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為秋取嘗疑是鮮誓之傳也錫瑞謹案索隱曰因行獨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其說與大傳合蓋即本之大傳小司馬猶及見大傳全書陳氏以此為鮮誓傳其說是也

公曰嗟

釋名曰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

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孫星衍說史公說以淮夷徐戎反為在與管蔡同時魯世家前

文亦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大誥周本紀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絀殷命襲淮夷在豐作周官是伯禽先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周公伐淮夷在歸政踐奄之後也但伯禽封魯據洛誥經文周公後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歸政之時此云即位之後有管蔡淮夷等反殊不可解史公從安國問故又用伏生所傳今文故說有歧異後漢書東夷傳云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願命後呂刑前也錫瑞謹案

孫說大謬此篇伏生今文雖不可攷而史記作胖一作鮮與伏生
大傳合則史公以淮夷徐戎反爲與管蔡同時卽伏生今文說也
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王仲任
用歐陽尙書說正與史公說同四國者管蔡商奄也伯禽就封於
魯在管蔡流言時史公之說明甚而成王又於七年歸政時封伯
禽爲周公後者周本紀云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是魯於
武王時已受封其時周公在朝使何人守國不可攷至三監畔乃
使伯禽就封然其時國猶周公之國伯禽不過代攝國事周禮凡
諸侯之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伯禽卽位蓋亦如是其
制猶後世之監國也及公致政當就國成王留公輔政乃加封伯
禽以大國命爲公後於是公不之魯魯爲伯禽之國伯禽爲魯始
封祖故伯禽稱魯公史記多用今文則伏生今文亦當如史公說
魯之封國在武王初定天下時並不在七年歸政後孫氏讀史記
不孰何反以史公說爲歧異乎若後漢書並無魯公征徐戎之事
豈可傳會以爲今文孫氏之疑蓋拘於書序編次不知馬鄭書序
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多不合必非孔子之舊史記引書序作胖
與大傳合而與古文作桀不同此史記用今文書序之明證若專
據馬鄭書序以定先後之次則蔡仲之命明屬成王封蔡仲時事
而馬鄭書序亦列於穆王之世桀誓之前豈亦可傳會爲穆王事
乎又案伏生今文尙書二十九篇雖可攷定而其次序則無以定

之近人所定二十九篇之目皆依書序然書序亦有今古文不同
史記用今文不與馬鄭古文書序相合則伏生尚書次序必不盡
同馬鄭書序矣據史記說君奭當在康誥前據漢書說洪範當在
微子前此今文次序之略可攷者史公以肅誓在周公攝政時似
亦不應列此惟今文書序編次不可盡曉未
敢以意更定仍依今本而具其說以俟攷焉

善敘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

史記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孫星衍說史公敘作陳者說文訓敘爲

擇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弔作善者與鄭同案書正義引鄭注曰敘謂穿微之敵猶繫也訓敘字與史記稍異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

獲敘乃穽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大傳曰獲捕獸機檻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獲

注云阱穿地爲壘所以繫禽獸其或起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陳喬樞說是鄭以肅誓在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言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正亦云秋獵爲獮知鄭據今文尚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獮治兵而誓歟也錫瑞謹案鄭說雖與今文合而引書作桀誓則所據之本與今文不同引敘乃獲作

敝與孔本作杜異釋文云杜本又作敝疑古文有此二本未可決其孰為今文陳氏以為今文作敝又引鄭易注以為今文作格皆無為據史記曰無敢傷格正義曰格牛馬牢也下引此經張守節蓋本說文為牛馬遠說文牛部曰格牛馬牢也下引此經張守節蓋本說文為義書正義引鄭注以格為桎格之格施格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與史記作格不同不得據為今文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史記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解鄭元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徐廣曰敬一作振段玉裁說作振者蓋今文尚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不經作祇動咎繇舊日嚴祇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記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下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注云畛或作祇祇振語之轉

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今文垣牆作牆垣

○史記曰無敢寇攘踰牆垣集解鄭元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誅伐篇曰征者何謂也征猶

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尙書曰謏以爾東征誅蘇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今文遂作隧

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史記作隧孫星衍說史公遂作隧者隧卽顯省文大傳說見王制疏當爲此篇之傳而王制疏引尙書傳云多士傳周禮典命疏云毋逸傳皆誤引也魯國百里則郊當在二十里之外遂又在其外也

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鄭書正義引

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槩不殺之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今文遂作隧

曰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蕘糗糧楨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牂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大刑死刑孫星衍說不及蓋不多之異文

也芻蕘不至牛馬不得食不可以戰故有大刑若及而不多不應云大刑也當從史記多字與及似而誤錫瑞謹案禮記曾子問注伯禽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據史記此篇之作在周公居攝時正義以爲母喪是也而以爲周公致政之後則與史記不合蓋亦惑於周公致政乃封伯禽之文而不知公居攝時伯禽已就封也江聲以爲當次亳姑事在周公薨後尤非是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八

受業

熊羅宿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九

善化皮錫瑞

秦誓第二十九

周書二十

秦誓

史記秦本紀曰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

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

誓於軍史公用今文說與書序以爲在還歸之後左傳以爲在釋

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

也荀子大略篇曰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云謂不用蹇叔百里

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

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曰。今文予作余。史記曰嗟士卒聽無譁余

誓告汝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喪其君爲公何以

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

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

稱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尙書曰公曰嗟謂秦伯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今文云作員。後漢書傳殺傳迪志詩曰日月逾邁豈

云能復員來字今本作云來段玉裁說正義曰員即云也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說文引周書曰來就恭恭江聲王鳴盛段玉裁解義各殊說文用古文無

關今文異同茲不具錄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猶詢茲黃髮

員。今文云作

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故作此晉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漢書韋賢傳韋孟諷諫詩曰嘏嘏黃髮又曰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論衡狀留篇曰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風俗通皇霸篇曰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三國魏志管宣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詢於黃髮

蜀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故書美黃髮皆引此經今本員作云據韋賢傳師古注引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說之曰員與云同是今本爲後人妄改

則罔所愆。今文罔作無。新序稷事篇曰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亦作無錫瑞謹案今文尚書蓋作無字猶康王之誥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作無不在王室也史記亦云則無所過漢官儀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上黃髮罔愆則作罔字無罔義同或三家亦有作罔者張超誚青衣賦曰秦繆思督故獲終吉又案今文尚書黃髮下疑多之言二字故子政引書曰黃髮之言漢書息夫躬傳丞相嘉對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所引亦有之言二字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今文一作幡幡良士。史記曰婆字當作幡江聲說以番番屬于黃髮則番番爲老人狀貌僞孔傳以番番爲武勇非是錫瑞謹案史記自序曰番番黃髮爰餐營邱漢書敘傳曰營平幡幡立功立論師古曰幡幡白髮貌也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曰故朝多幡幡之良華首之老幡幡之良正

用此經或三家今文有作膳膳者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七年詔曰旅力既愆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仡仡之

氣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李尋治小夏侯尙書見儒林傳說文用古文義亦與今文同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與今古文皆不

合公羊宣六年傳仡然從乎趙盾以入解詁曰仡然壯勇貌與說文合

惟截截善諷言惟諷諷善諷言何休解詁曰諷諷淺薄之貌諷猶

撰也劉向九歎曰諷人諷諷孰可愬今王逸注諷諷言貌引尙書諷諷言鹽鐵論國病篇曰諷諷者賊也論誹篇曰風疾小人

諷諷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注諷諷善言也漢書李尋傳曰昔秦穆公說諷諷之言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曰習諷諷之辭國語范

蠡曰又安知是諷諷者乎韋注諷諷巧辯之言賈逵注諷諷巧言也廣雅釋詁曰諷諷善言也一作惟諷諷善言靖言潛夫論救邊篇

曰諷諷善靖俾君子忘一作惟諷諷善靜言王逸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諷諷而無信一作莢莢說文莢賊也周書曰莢莢

巧言段玉裁說按片部殘賊也是莢殘同也周易束帛莢莢于夏傳作殘殘引周書者秦誓今文也今文尙書作莢莢靖言說文無

談字蓋治經者加言旁於菱耳菱與談靖與婢古文同音通用周書曰菱菱句絕下當云菱菱巧言也如引商書曰罔下文云罔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復出之菱菱字併也字非巧言爲婢言之駁文也賈逵外傳注曰談談巧言也許用侍中說釋書也菱菱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廣雅釋訓曰談談善也似緣詞生訓錫瑞謹案堯典共工靖言一作靜言是靖與靜通史記以故訓改爲善言是靖與善同義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君訓撰爲善何注婢猶撰也與鄭義同然則善靖言卽善言善言卽巧言非善惡之善廣雅談談善也賈注談談巧言也正善言卽巧言之證巧言者必淺薄何注正與賈逵許慎韋昭張揖意同巧言者多譏語故談談爲譏譏言者多賊害故談談又爲賊說文云菱賊也而引周書菱菱巧言亦與本義相近非屬以借段氏云不盡同本義蓋段借在其中似失之段又以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廣雅善也爲緣詞生訓亦未達善言卽巧言之義而誤解爲善惡之善也

俾君子易辭

○今文辭作怠。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俾君子易怠

字也易讀如素問解休之休疏云易爲怠惰非是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曰義之不圖俾君子怠亦用今文王鳴盛說說文辭字籀文作辭從台因傳寫遂誤爲辭據何休公羊注曰易怠猶輕惰也僞傳乃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案潛夫論救邊篇曰俾君子怠

用今
文義

我皇多有之

○今文皇作兄。公羊文十二年傳曰而况乎我多

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即今况字與我皇多有之作兄
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况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
序云子夏傳公羊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
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皆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
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尚書大傳皇
於聽獄乎此假皇為矧况字也公羊傳而况乎我多有之此假况
為皇字也皇與况互相假借也而况乎我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

江聲說秦本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故
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自謂思此一介臣偽孔以此

文屬上讀云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
思之不明故也詳玩經文實不然

如有一介臣

○今文如作若。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尚書釋文曰介

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佐反王鳴盛說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
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錫

瑞謹案大小戴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夏侯同師則大學所引瑞是今文據釋文則一个當讀作介个即介之別體不當讀爲箇公羊傳作一介是今文本作介

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今文猗作兮其如有容下有焉字○大學曰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東觀漢記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後漢書卓茂傳論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首善○一作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公羊文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解詁曰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孫星衍說釋詁云惟思也能而字通而即如也案公羊所引與大學所引略異或所據本不同或省文也何注與鄭注義同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今文如作若是作寔保上有能字職作尙○大學曰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鄭注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民也尙庶幾也論衡刺孟篇云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王引之說大學引泰誓曰尙亦有利哉尙亦當爲亦尙今泰誓作亦職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正同義案王說是也大學與論衡引經皆當作亦尙作尙亦者傳寫之誤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學曰今文目作姁達作通是作寔。大

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媚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案大學作通與今文尙書合據論衡所引則此黎民亦當下屬爲句

邦之机陞曰由一人

○今文机作既。說文阜部曰陞危也从自从巖省徐巡以爲陞凶也賈侍中說陞法度

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隍讀若虹蜺之蜺陳喬樞說案稱徐巡者古文尙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隍與臬雙聲音近達以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度如其說則机字連隍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既訓不安許及僞孔傳皆本之也

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篇云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孫星衍說

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九

受業
夏承慶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三十

善化皮錫瑞

書序第三十 周書二十

書序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孔子世家曰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曰孔子下於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序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大常博士書曰孔子序書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作段玉裁說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

學者因此說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
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
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則耳升鼎耳飢鬻紂受牧
姆行狩歸畧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
息慎肅慎伯翳伯冏胙誓獮誓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尙書
古文尙書之異也陳喬樞說案尙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
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闕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
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
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
有序也尙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賾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
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
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
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尙書古文經四
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
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
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
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當時旣以大
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况歐陽經獨三十二
卷今文家顧命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
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旣增大誓立

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
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尙書正義
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尙書已亡孔穎達
嘗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
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
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
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
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
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
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
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祕於中外不得見
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
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
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
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擗拾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
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
塙證矣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
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錫瑞謹案西漢馬班東漢馬鄭皆以
書序爲孔子作唐以前尊信無異辭至朱儒始疑之近之治漢學
者以疑書序爲宋儒罪案然今之書序出於馬鄭古文實亦不無

可疑若今文書序史記載其大半與馬鄭所注古文書序義多不同周公作君夷史記引書序在踐阼當國時馬鄭書序列於復政之後遂有召公疑周公不當復列臣職之言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馬鄭書序於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爲周公未嘗攝王之證舜典序云歷試諸難鄭注云入麓伐木與堯典納于大麓相混遂開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於中失去外丙仲壬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所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爲年歲不爲卽位紀年之謬論然則書序惟載於史記者瑯乎其可信若馬鄭古文書序不見於史記者多不可信與今文不合者尤爲可疑蓋書序之有今文古文猶詩序之有今文古文也三家詩序雖亡其僅存可攷者多與毛異三家之序皆有實事毛詩之序多衍空文漢書藝文志云毛詩自謂子夏所傳未得立自謂者甚不然之辭是謂毛詩序出於子夏乃漢儒所不信而衛宏作毛詩序明見於後漢書說毛詩序者或云首句子夏作以後毛公合作或云首句毛公作以後衛宏續作魏源以爲古文書序亦衛宏作雖無明文可據然古文書序爲後人改竄不必皆孔子之舊亦猶毛詩序不必卽子夏所傳也宋儒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紙信之亦未是惟史記所載者乃可信耳段氏分別書序有古今文最爲卓識史記升作登受作紂無作毋呂作甫皆據今文尙書飢卽耆臍卽解介

於伏生大傳據此則史記所引書序與古文書序字異者皆今文與古文不同而非史公改竄可知段云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當增太誓一卷乃合文不具耳段氏陳氏說今文有序皆引張霸作百兩篇爲證陳氏說尤詳明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數之顧命不分說尙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卽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分之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歐陽博士增入大誓之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以符二十九篇之數耳孔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其說甚塙孔氏所見石經爲夏侯尙書蓋歐陽尙書亦然特分大誓之篇爲三故較夏侯之合爲一篇者多出二篇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今

明作欽明光宅作光度。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樞說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耳錫瑞案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思是今文尙書堯典欽明字一作聰明而據論衡此文則今文書序聰明字一作欽明漢時今古文互異如此文思據今文思當作塞仲任所引仍同古文作思或三家之文不同亦有作文思者或後人依古文改之未可知也光宅

天下今文尙書當作光度班固典引曰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孟堅用光度字蓋出今文尙書堯典序今文尙書宅皆作度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尙

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齡跡雖賤及逸書所載劉逢祿說案漢人多以百篇爲尙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及完廩一篇不稱堯曰又不稱書曰其祗載見普暇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以猶與也言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古今文二典皆合一篇惟東晉梅本始分慎微以下爲舜典非也太史公親見孔安國所得古文尙書而所作舜本紀亦無山堯典所出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又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衛賈諸子皆不爲注

說故遂亡佚要之據舜典皋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等篇必歆等之偽也錫瑞案劉說是也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漢人以配二十八宿其一曰斗說見王充論衡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以尙書爲備是漢時今文家說謂尙書止有二十九篇也孔壁古文逸書史記漢書皆不載篇目尙書孔疏載鄭注書序有舜典汨作九共等篇而孔穎達不信以爲張霸僞書穎達以僞孔古文爲真馬鄭古文爲真近之治今文者又謂孔氏古文僞孔氏古文爲僞馬鄭古文爲真逸書十六篇既亡真僞固不可辨而據鄭君所引馬鄭古文亦僞逸書十六篇既亡真僞固不可辨而據鄭君所引斷句見孔疏者大有可疑劉氏以爲逸周書之類爲得其實劉氏不駁書序以爲典謨皆異序同篇案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無典謨之序典謨有序獨見於古文古文書序與逸書十六篇同出於東漢以後逸書旣不可信何以書序獨可信乎鄭君親見逸書舜典而注舜典序云入麓伐木入麓卽書納于大麓今文尙書納正作入見史記漢書其文本在堯典篇中而鄭引爲歷試諸難之注是鄭所見逸書舜典已以納于大麓分在舜典篇矣且非獨鄭注可疑也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以書證序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卽書汝能庸命異朕位至有錄在下曰虞舜云云也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書

帝曰俞予聞至納于大麓云云也然則據書序之文所謂古文逸
篇分堯典舜典爲二者其所分裂已與僞孔本無大異不過虛張
篇目以示異於今文僞孔分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正義書序之
說而小變之者也史記於今文典謨之序雖不載而據今文家二
十九篇爲備之說必不同於古文所分證以大學帝典曰之文二
帝之典實應合爲一篇禮記出於后蒼與夏侯書同一師承今
文家說如是較古文爲有據矣劉氏異序同篇之義因不敢駁書
序爲調停之說耳自趙臺卿以孟子所言舜事爲舜典逸書闕若
璩亦從其說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盡摭拾以補舜典且引史記
舜本紀爲證錫瑞謂史記所載當卽本於孟子之文非必古文逸
篇劉氏以爲孟子引書是逸書不引書者是傳記分別最審魏源
尊信劉氏而書古微猶作舜典補亡沿毛氏之誤斯好奇之過也
陳喬樞據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
政改朔爲古文尙書故曰若作粵若御覽引尙書中候考河命曰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爲今文尙書謂今文
舜典亡此乃其佚句見於書說者今攷宋書禮志實作曰不作粵
錢大昕攷異據御覽引中候又李善文選注引尙書中候云建黃
授政改朔謂此一十五字皆出中候高堂隆所引偶脫中候二字
建皇文選注作建黃皇甫謐謂以土承火色尙黃也此作皇疑誤
錢氏攷訂極塙高堂隆所引卽中候之文並非逸書朱彝尊欲據

之以代姚方與本二十八字錢已駁之陳氏復據導字誤文而分宋書與御覽所引一爲古文一爲今文失之甚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尙書大傳

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段玉裁說九共在古文爲逸書伏生誦習百篇述其所記憶如此魏源說九共之篇疑卽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爲三墳五帝之書爲五典八卦之易爲八索九州之志爲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其風土爲九共九篇錫瑞案魏以九共爲九邱說本宋儒及近儒江聲據大傳是言諸侯來朝述職之事其說非也大傳略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與九共篇云土地美惡人民好惡正同蓋諸侯來朝述之故太子迎諸侯來朝者得問之也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正義曰馬

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段玉裁說作僞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益稷因暨益

暨稷之文易棄為益陶氏百詩曰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
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
此論於此知稷真篇子雲得見之矣劉達祿說此即今書一謨
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皋之言故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
之功故復以名繫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
篇乃有大禹謨及稷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為配天之祖周人以
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稷稷
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錫瑞案馬鄭作稷稷偽孔作益稷
問段江王以稷為是益為非劉從莊述祖說以稷為非益為是惜
史記不載今文典謨之序無以定二說之是非而莊劉之說要為
近理又案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長卿引書在皋陶謨篇而專舉
后稷為言則今文皋陶謨篇中即兼有益稷棄稷篇文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今文濬作浚。史記河渠書夏

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龜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
任土作貢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
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龜山行則揭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
貢陳喬樸說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白禹抑

其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浚古文尙書作濬。史漢均作浚。此今文也。錫瑞案陳說今文作浚是也。陳以史漢所引夏書爲書序。蓋因尙書中無此文。予嘗攷今古文尙書皆當有陸行載舟十六字。說見皋陶謨篇攷證。說文木部櫓字下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櫓。澤行乘剡。閑若璩。謂許所據古文尙書多十六字。攷夏本紀述皋陶謨無乘四載三字。但云：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櫓。而河渠書溝洫志皆明引夏書此四句。似是皋陶謨經文。非禹貢書序也。然夏本紀於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之下亦綴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櫓。四語與述皋陶謨四語複出。而與河渠書綴四語下又云：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與古文書序合。則今文禹貢書序或亦有此四句。與今文皋陶謨篇不妨兩見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

戰作甘誓。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隱曰：夏啟所伐鄠南有甘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錫瑞案啟今文尙書作開。白虎通論

衡引書皆作開可證也史記作
啟疑後人據古文尙書改之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今文邦作國○史記夏本紀曰帝太康

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段玉裁說按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尙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岸昭國語注證枚頤書之偽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也以左傳樹灌夏本紀作樹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卽觀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卽惟汭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柴之爲胙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錫瑞案段說非也尙書篇名如仲虺之誥高宗之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之爲助辭是書序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訓之爲往者段氏以之歌爲往觀說甚鑿而不辭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伯惜用今文說亦以歌爲詩歌不得謂尙書不當以詩歌名

篇也且斟灌臣瓚謂在東郡括地志謂在青州壽光縣段氏謂卽
洛汭亦未可據引墨子諸書以證其說皆不甚塢錫瑞謂墨子所
引武觀乃書逸篇之名並不在百篇內與墨子上文所引湯之官
刑相類而非此五子之歌也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亦非此書太
康離騷篇中康娛二字屢見曰日康娛而自忘又曰日康娛以淫
遊則此康娛自縱亦當以康娛二字連文爲義其曰夏康娛者卽
指夏啟而言啟之康娛自縱略見於墨子竹書紀年山海經楚辭
天問諸書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
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紀
年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山海經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
夏后啟於此舞九代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
九歌以下天問曰啟棘賓天離騷九辨九歌皆可爲離騷經之證
離騷所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卽山海經紀年天問所云是也云夏
康娛以自縱卽墨子所云啟乃淫溢康樂是也其下文云不顧難
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衛蓋推本其禍由於啟之失道猶墨子
言武觀之事而推本於啟之淫溢康樂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啟舞
大樂於野故屈子墨子皆以爲譏以古書攷之則啟亦非賢主孟
子以爲賢者爲世立教耳王叔師注離騷疑啟賢不應有此失乃
以夏康二字連讀傳會爲此序之太康曰夏康啟子太康也不遵
禹啟之歌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

今文尙書攷詁卷三十

七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間巷失尊位也引此書序云云是誤解
離騷而因誤解書序自叔師始不知康娛二字屢見於離騷不得
以夏康連讀啟九辨九歌明見於天問夏康娛以自縱緊承上句
不得移其過於太康叔師之注殊非屈子之旨惠氏又議改墨子
之啟乃爲啟子以就其說更失之武斷矣蓋沿叔師之誤而未能
辨正也若墨子所云武觀之事詳見於左氏內外傳周書紀年左
傳曰夏有觀扈楚語曰啟有五觀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
壽紀年曰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
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卽五觀也據周書紀年
所說是武觀者啟之第五子故曰季子亦曰五子亦曰五觀乃一
人之名非實有五人而此五子之歌則古文書序及史記所載今
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人而別爲一事與內外傳周書
紀年墨子所云武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
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曰啟子兄弟五人號五
觀王符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
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曰五觀啟子太康昆
弟也鄭道元水經注曰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尙書以
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諸說皆以五觀與五
子之歌誤合爲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康失國

之際史記所載甚明而紀年所云武觀叛與來歸皆在夏啟在位之時不在太康失國之後明明先後兩事何得強合爲一且以五觀爲一人與序言五人違異以五觀爲五人必無五人並封一處之理路史云后啟五庶並封於觀其謬蓋不待辨武觀爲啟季子乃太康之弟此五人中或有武觀在內亦未可知若謂五觀卽此五人墨子所引武觀之書卽此五子之歌則牽引傳會不可信矣魏源書古微又改五子之歌爲五子之過謂啟子五觀隨兄太康失國過卽左傳有過氏之過者往邊地逃難臆說無據俞樾羣經平議能辨段氏之失又必牽引墨子以傅合歌字憑空撰出正樂一層更無明證皆由不知武觀與五子之歌不得混爲一也逸篇既亡史記又不詳其事今古文說皆無可徵宜從蓋闕近儒所說不敢附和又案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子雲言有仍二女似卽左傳所云虞思妻少康之二姚下文接以五子家降則以五子之歌與左傳言少康事相牽並論其詳亦不可攷

羲和湏淫廢時亂日脣往征之作脣征

史記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湏淫廢時亂日尤往

征之作尤征集解鄭元曰尤臣名竊漢書律厯志曰夏后之時羲和湏淫廢時亂日尤乃征之陳喬樞說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

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以允爲臣名顧命允之舞衣鄭注亦以允爲臣名攷漢書古今人表允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允而不稱允侯是允爲臣名信矣錫瑞案書孔疏引鄭曰允征臣名誤衍一征字毛奇齡作冤詞不知孔疏誤衍痛詆鄭君何不一攷史記

集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今文告作諸○史

記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諸索隱曰一作偁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偁孔安國以爲作諸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錫瑞案索隱之說非也史記本作諸字何得解作帝偁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諸是告爲古文諸爲今文馬鄭書序作告用古文史記引書序作諸用今文是史記引今文書序之一證其一本作偁者因偁孔解先王爲帝偁淺人誤信其說乃改史記諸字作偁以從偁孔帝偁之說偁孔以爲作諸告先王是其字未誤而解已誤近儒江王孫段陳氏父子皆莫能辨正遂不知毫是商州非偁師先王是契非帝偁矣其所以致誤者由於毫非一地殷本紀曰契封於商集解鄭元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六國表湯起於亳徐廣曰京兆杜陵有亳亭是湯所起之亳在西方卽契所封之商商頌稱契爲元王故曰從先

王居湯起亳得天下其後遂以亳爲大名故得天下之後遷都偃
師偃師與景亳皆稱亳盤庚遷殷亦稱亳殷紂都朝歌而國語曰
紂踣于亳周時猶有三亳之稱是商時以亳爲大名猶周起於京
遂以京爲大名而豐鎬皆稱京也契始封商湯又起於商州之
亳故國號曰商必非以相土之商邱得名偶孔乃云湯從相土之
商邱遷於偃師之亳而偃師之商邱並無明證何以知湯所居之亳
卽是偃師之所都皇覽云帝魯冢在東郡濮陽是河北非河南與偃
師之亳相距甚遠惟括地志分列三亳之名而以偃師爲帝魯及
湯所都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魯之墟商湯
之都也張守節正義據以爲證不知括地志乃唐初人作其時崇
尙儒孔傳會僞孔與皇甫謐之說所攷之地豈足徵信古文書序
云作帝告釐沃史記引序無釐沃二字或以是一事故省文古者
二王後得郊天詩生民曰以歸肇祀傳曰始歸郊祀也箋云得祀
天者二王之後也三國志注引虞喜志林云詩曰以歸肇祀庶無
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此後稷
郊天之明證稷契皆帝魯後同有大功於國稷之後得郊天契之
後亦得郊天可知郊天祭感生帝以祖配之湯居亳時未得天下
而已得郊祀蓋告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
從先王居之事也大傳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伏生所記
帝告逸文湯居亳必施章乃服明上下者蓋如子產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之義古者遷都必改制度盤庚遷殷改奢卽儉敦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湯之遷亳與盤庚遷殷同考工疏文
選注引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輪又外紀
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輪不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湯令未命之士不
得朱軒及飛輪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此施
章乃服明上下之事也江聲說以先王爲僂帝爲黑帝足正僂孔
之失惟以亳爲僂師猶爲僂孔所誤以亳近商地爲從先王居尙
未知亳在商州也謂亳在商州見俞正燮癸巳類彙魏源書古微
書古微辨尤駁其略曰鄭注謂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爲戰國
商於之地今陝西商州故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與西戎湯起於亳
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爲元王契
始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無緣降爵稱王且違諸侯不祖天
子之誼是元王所都必是始封之商州而非商邱非景亳庶符史
記三代皆起西方之誼尙書緯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尙書中候
云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水經洛水
出京兆上洛縣今商州地是亳爲商州舊名故史記秦本紀甯公
三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封禪書雍西亳社有
三社主之祠說文亳爲京兆杜陵蓋商之裔孫有世居亳地者故
自稱祖號魏引史記緯書義最古足爲今文遺說之證故具錄之

餘文繁
不備載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史記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

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陳喬樞說案孔壁古文尙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錫瑞案皇甫謐謂葛伯甯陵之葛據之以證湯都穀熟不在偃師不知湯此時所居在商州之亳非偃師亦非穀熟也葛必近商州之地不可攷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

女鳩女方

。今文方作房。史記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陳

喬樞說案尙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尙書敘房字作方也僞孔本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

字是衍文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邠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尙書家說錫瑞案伊尹歸亳事亦見於大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歌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謂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此卽醜有夏歸亳之事自夏歸亳自北門則桀都在湯都之北乃桀都在河北不在河南之證若桀都河南不當入北門矣魏源書古微駁金鶚桀都河南攷甚嚴未及引此爲證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史記殷本紀曰湯乃

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云云以告令師作湯誓陳喬樞說案尙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尙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尙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尙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如詩三家魯齊韓敘與毛傳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錫

瑞案史記載今文書序與鄭本次序不同此即今文不同古文之明證湯誓在伐桀之先夏社在勝桀之後以先後之次論商書必當以湯誓居首應以今文書序爲正鄭本古文顛倒失次殊不可據僞孔名傳古文其序次乃與史記同與鄭本異者王肅傳其父朗歐陽尙書之學間引今文說以駁鄭此據史記以正鄭本亦是一證史記載經文與古文不同說見本篤攷證陳氏明知今古文不同猶爲游移之說蓋陳氏不敢駁鄭且欲強引鄭君爲今文張目故不敢據史記之今文顯駁鄭本古文之誤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今文無疑至臣扈

史記殷本紀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封禪書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漢書郊祀志與封禪書同下云迺要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意鄭注云犧牲既成稷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也陳喬樞說攷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早故也僞孔傳以爲湯革夏命運社妄矣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尙

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僞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後既與鄭本乖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篇次也江聲說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知當然者湯誓敘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敘言夏師敗績則是既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敘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師之後故此三篇宜次典寶仲虺之誥敘云湯歸自夏是既勝夏而歸也湯誥敘云復歸于亳則歸而至國矣故此三篇之後當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也故殷本紀錄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典寶又次夏社而無疑至臣扈篇目次則仲虺之誥次則湯誥是順敘文而爲之次也莊述祖說史記夏社次典寶後中書之誥前與鄭篇次異無疑至臣扈篇名東晉書夏社次湯誓後典寶前從史記而小變之案馬鄭王本書序本是一篇其編篇次第鄭往往不得其說此湯既勝夏與武王既勝殷序例不符又臣扈爲大戊臣篇名次此亦當闕疑錫瑞案史記載今文書序次第秩然鄭與僞孔古文書序次第倒亂古文尙書不如今文此其明證史記無疑至臣扈篇目蓋今文本無之莊疑臣扈爲大戊臣不當列此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今

作變誼作義篇次在夏社之前。○史記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實陳喬樞說案，偽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偽孔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序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尚書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仲伯，是今文尚書作義字。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仲虺作誥。○今文大垆作秦，卷仲虺作中，則卷當為垆，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

尚書者以大垆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正義曰：陶古銘反，段玉裁說卷垆雙聲，不必改字，正義云：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為衍字也。錫瑞案：史記用今文而中，皆古字者，段氏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史記殷本紀曰：既紂，夏命還亳，作

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

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集解徐廣曰立一作土之一作政索隱曰謂禹皋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爲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形狀故黃帝滅之先王指黃帝帝堯帝舜等言禹皋陶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蚩尤作亂天不佑之乃致黃帝滅之皆是先王賞有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湯誠其臣不道猶無道也又誠諸侯云汝爲不道我則毋令汝之在國蓋言諸侯必有功於民乃得有國也云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有立當從徐本作有土則文義尤明皋陶不聞同禹治水據此則皋陶亦有治水之功史記又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是舜之五臣皆有治水之功矣此與甫刑言三后不同有皋陶無伯夷魏源云此湯以黃帝征蚩尤譬已之征夏述先王訓典不可不遵其言曰凡不道之人毋使在國此天所命人毋得怨也案魏以不道二句卽是先王之言較索隱所解爲順謂以征蚩尤譬征夏似猶非湯之意湯蓋泛引古事以誠諸侯耳魏又云維三月王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明是自東歸於商亳若景亳在桀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何爲反至於東

咎單作明居

○今文篇次在咸有一德後○史記殷本紀曰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史記殷本紀曰湯崩

於是適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太丁之外

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太丁之外

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

訓作肆命作徂后正義曰尙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

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

則傳信疑則傳疑集解鄭元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

言湯之法度也漢書律厯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

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

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

之歲也錫瑞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

引世本文與孟子合自可信據謂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亦不

可信乎僞孔傳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傳傳說謂劉歆

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

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孔穎達信僞孔古文而疑史記所見與張守節相等夫孟子非傳

記小說顧氏孔氏張氏皆非未嘗讀孟子者而既以僞孔傳為信

則雖孟子有明文者亦不得不置之不顧凡暖曖姝姝守一先生

之言者其弊必至於此今人於僞孔古文之不可信戶知之矣而於古文書序之不可信猶未必知之也據劉歆所引書序與馬鄭僞孔本不異則此序非僞孔臆造然其文鵲突不明脫誤已甚成湯既沒之下卽接以太甲元年脫去外丙仲王兩代僞孔之說誤而解書序之文不誤蓋作古文書序者本謂成湯之後卽是太甲並無外丙仲王兩代也說與孟子不合必非孔子之舊宋人解孟子謂二年四年是年歲之年非謂卽位年數亦爲書序所誤其說尤不可通古者植遺腹朝委裘二歲四歲之君豈得謂不可立殷法本兄終弟及故不立太甲而立外丙仲王若二年四年非卽位年數孟子何必贅此二語以疑誤後人乎史記所引今文書序必無成湯既沒四字觀其前詳叙外丙仲王可見古文書序殊不可信劉歆所引伊訓亦未必真孔壁古文其說解云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王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歆雖知有外丙仲王兩朝而其說亦謬江聲嘗辨之曰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况太丁之沒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誕妄甚矣江又自爲說曰太甲除喪卽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王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案江說亦未是太丁未居帝位不得與享明堂若太丁可與享明堂則明興獻王之入廟不得云非

禮矣古文書序已不可信其逸篇偽者偽真者亦未必不偽皆可一筆抹殺何必強爲之說堯典正義載鄭注典寶序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艘劉逢祿云鄭所引載孚在亳卽朕載自亳征是三艘卽遂伐三艘用是見逸十六篇毫無意義故絕無師說且疑劉歆偽作以厭伏今文博士者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

篇史記殷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適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適作太甲訓三篇廢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錫瑞案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史記之說與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大略古文書序止云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蓋今文家說如此也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止有三年蓋爲古文所誤太甲雖不明暴虐亦必經歷數年訓之不改乃不

得已而放未有甫立未久卽驟然放之者如史公說伊尹攝政六年始歸政猶周公七年致政也此云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正與周本紀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之文相同蓋太甲既立三年卽屬諒闇三年時事百官聽於伊尹伊尹且攝政且訓王諒闇三年既滿伊尹當歸政矣而太甲仍不明不能聽政故伊尹不得已而放太甲於桐自攝行政當國正與周公攝政當國抗世子法相似漢書王莽傳曰昔成湯既歿而太丁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與殷道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是今文說以爲伊尹與周公同也史記云帝太甲居桐宮則今文說以桐宮爲離宮趙岐孟子注曰放之於桐邑亦以桐爲地名與鄭注不異僞孔務與鄭異乃以桐宮爲湯葬地又造僞古文云王祖桐宮居憂以實其說帝王世紀曰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鄴西南皇甫謐卽造僞書者不知劉向云殷湯無葬地是西漢人並不識湯陵所在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蓋至此始知有湯陵而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郭東去州二里與僞孔傳不同括地志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又曰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前後兩說並存一沿皇覽之說一沿僞孔

之說其真偽皆不可知劉子政習今文而云湯無葬地是今文家
無以桐爲葬地之說也宋人又沿僞孔謬說以居桐爲諒陰居喪
伊尹並無放太甲事宋人不信書序豈孟子亦不足信乎據
史記說放桐在既立三年之後又何得以爲諒闇居喪乎

伊尹作咸有一德

。今文篇次在湯誥後。史記殷本紀曰伊尹

按尙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
日其言又失次序堯典正義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
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
有一德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吉伊尹之誥也
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陳喬樞說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
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
次於太甲之後謬矣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
其譌誤者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尙書以教於齊
魯之間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首尾完好當略
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指伏生
尙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時掇拾而纂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
甚故無可徵證耳錫瑞案陳氏云今古文篇次同是也陳以爲逸
書無師說鄭說卽本伏傳鄭君所注伏傳全本今不可見陳說亦
可備攷江聲謂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司馬遷嘗從孔安國

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孔氏古文之次如此案江說於今古文分別未晰史記引書序多與馬鄭異自是今文此則今古文不異者也若以史公為同賈馬古文他篇何以不盡同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史記殷本紀曰帝

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張守節正義曰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

葬之孔傳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孔穎達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

禮葬祀以大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錫瑞案偽孔傳疑皇甫謐作而此傳與皇甫所說不合則謂盡出謐手亦未必然孔傳與王肅之說又不盡同或肅謐二人故為參

差以掄其迹乎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自是古義成王葬周公亦然蓋以伊周會攝位當國不嫌於僭作偽傳者不曉古義疑其過

分乃易之曰以三公禮葬孔疏以為情事當然攷古當有實徵若以為想當然耳豈可信哉伊尹卒大霧三日見論衡感類引百兩

篇亦非皇甫臆造張霸百兩僅存此文未知出於今文尚書否而王仲任引之則已見於今文家所稱說矣

尚書否而王仲任引之則已見於今文家所稱說矣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今文又作艾下有作大戊三字。史記殷本紀曰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封禪書曰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尙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猶告也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郊祀志曰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說苑君道篇曰殷大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韓詩外傳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曰云云陳喬樞說案論衡感類及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共生爲大戊事攷漢書五行

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
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
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
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伏生尙書殷
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
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卽本之書傳也呂氏
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
之矣錫瑞案陳說是也般人尙鬼蓋信祥異之事湯與大戊武丁
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耳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史記引書
序是今文而亦載桑穀於大戊時封禪書又載之是今古文說同
非古文說桑穀在大戊時今文說桑穀在武丁時也說苑君道篇
以桑穀爲大戊又以爲武丁敬慎篇與五行志引劉說亦以爲武
丁論衡感類順鼓篇以桑穀爲大戊異虛篇又以爲武丁子政仲
任皆習今文而兼言大戊武丁是今古文不異巫咸釋文引馬云
巫男巫也名咸般之巫也正義引鄭云巫咸謂之巫官與史公說
同亦今古文不異者僞孔以巫爲氏非也史記引書序多作大戊
三字古文書序無之江聲說據史記之文則此叙當云作咸戊四
篇大戊如虞夏書敘作汨作九共九篇棄餘之例而下又有大戊
之文依古文篆籀之例則必不重出大戊字止于大字戊字下各
加二畫而已如是則容有不察而認作單文之誤故云俗儒疏忽

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今文作伊陟讓作原命。本紀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

伊陟讓作原命江聲說史記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蓋俗儒誤闕大戊一篇因而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爾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爲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然乎莊述祖說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即伊陟篇史公從安國問故因得聞百篇之說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也錫瑞案二說皆從史記是也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本不盡合而如康王命作策畢之脫公字王錫晉文侯之增平字又經後人增竄並非馬鄭之舊不如史記可信馬鄭所見逸篇其真偽亦未可知馬以原爲臣名與史記所云不合皆不可信者也段玉裁以爲史記脫作伊陟三字殊未必然如其說則史記之與古文書序異者將悉以爲脫誤乎陳喬樞從段駉江過信馬鄭之書不守史記今文家說斯顛倒之見

仲丁遷于歸作仲丁

○今文歸作隳。史記殷本紀曰帝仲丁遷于隳仲丁書闕不具索隱曰蓋太史公知舊

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莊述祖說史記云仲丁書闕不具當
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卽有錄無書否則漢時亡逸者甚多不應
獨舉仲丁一篇也錫瑞案史公不云作仲丁作河亶甲作祖乙但
云仲丁書闕不具則似當時河亶甲祖乙之書皆亡而仲丁之書
又闕不具也莊氏以爲仲丁書闕不具亦書序
語劉逢祿遂據之以入書序之文殊嫌專轍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史記殷本紀曰河亶甲居相魏源說史記

王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案此二
文絕不可解若河亶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以
前尙有河亶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之後則太甲父丙王爲二世
太甲子沃丁太庚爲三世太甲孫小甲雍己大戊兄弟爲四世共
距成湯爲五世共閱此九君其中並無河亶甲史記乃忽以河亶
甲插入仲壬之後太甲之前然則書何以在太戊之後在太甲之前
孫之列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仲丁遷葬之後乎仲丁太戊子
不且在元孫之列乎以此觀之則河亶甲斷斷爲仲丁後之君斷
斷非仲壬之子明矣斷斷不能以太甲之前明矣史遷之語與編
書序者之顛倒何迥出情理外竟至是乎錫瑞案魏說太謬史記
明云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
甲立是河亶甲乃中宗太戊之子仲丁外壬之弟太甲之曾孫湯

之元孫本紀序次甚明魏氏乃誤外王爲仲王又誤外王之弟爲仲壬之子妄詆史記及書序而於史記之文並未入目可謂大惑不解亟當浴以蘭湯者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今文圮于耿作遷于邢。○史記殷本紀曰

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古文書序作圮于耿孔傳曰圮於相遷於耿者明耿正義曰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冀謂遷來向冀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於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直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羗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徒如鄭此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直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羗相耿與此

奄五那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錫瑞案史記引今文書序
 無作祖乙之文云仲丁書闕不具則仲丁有書河豈甲祖乙亦有
 書可知史公省其文耳而云祖乙遷于邢則文義甚明承上河豈
 甲居相言之明是由相遷于邢也古文書序作祖乙圮于耿文義
 鵠突不明孔傳云圮於相遷於耿其解書義甚是而與序文不甚
 符合孔疏極祖孔傳於此獨疑辭謂是祖乙居耿為水所毀更
 遷他處其說與序合矣然祖乙由耿遷何處未能指實疏引史記
 遷邢不實指為自耿遷奄復云不經之書未可依信是祖乙自耿遷
 冢古文疑為自耿遷奄復云不經之書未可依信是祖乙自耿遷
 於何處實無可證孔疏說不塙矣鄭君云修德禦之不復徙孔疏
 以為文便又謂上下皆為遷事不應此為不遷錫瑞謂鄭說亦屬
 強辭非獨如孔疏所疑商人屢遷實由河患仲丁至盤庚其書皆
 言遷都避水夫子刪書取之若此篇獨善其不徙上下諸篇又何
 以善其徙水患非修德可禦陶唐即有水患堯舜何不修德禦之
 必使禹治之乎鄭解祖乙云善其改政不徙馬解盤庚云取其徙
 而立功馬鄭古文說矛盾至此豈復可信其所以牽強難通者皆
 由書序鵠突不明致誤古文書序不如史記所引今文書序此其
 一證陳喬樞祖護鄭義謂偽孔傳顯違書序不知偽孔說並不誤
 古文書序乃鵠突不明耳鄭義
 於序文似合於經旨實不合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殷本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遷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
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
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
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
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適作盤庚
三篇索隱曰尙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
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錫瑞案偽孔古文
史公固未之見若盤庚三篇今古文皆有之史公非不見盤庚篇
亦非不見盤庚序者史記所引今古文書序亦與古文不異云五遷
無定遂涉河南治亳即序所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數也云殷民咨
胥皆怨不欲徙即序所云民咨胥怨也惟古文書序無小辛時思
盤庚適作三篇之語蓋古文家省文文省而義不完人遂不知盤
庚三篇作於何時而五遷五邦之數亦莫能定矣鄭君以上篇是
盤庚為臣時事又數商亳相耿為五孔傳不用其說以亳為相
耿與我往居亳為五此當以孔傳之說為是然孔傳不從史記說
而以上篇為未遷時作不得並數亳殷為于今五邦陳喬樞引其
父左海經辨以傳疏為非而又用竹書紀年並數庇奄不知祖乙
序疏已先駁之謂不經之書未可依信此等新說不得闕入今文

家法當以史記所引今文書序爲斷書作於
盤庚崩後正可並數毫殷詳見本篇攷證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

史記殷本紀曰帝武

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
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
是適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傳險
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
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陳喬樞說案說文旻部云隻營求也
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隻求得之傳巖巖
穴也許君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隻求此據古文尙書也
史記錄尙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尙書此與古文高宗夢得說今文
作得說皆一例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尙書皆作得字營字
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改寫者轉從今文耳國語楚語白
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
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
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
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報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久故
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爲輔
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誨曰必交修無余棄也章昭
注賈唐二君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傳說潛夫論五德
志篇曰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
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與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太公
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惰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
高宗陳喬樞說王符所採當是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
丁於是作書曰云云賈唐二君皆以書爲說命賈治大夏侯書
其言必有本說命三篇雖亡然伏生爲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
尙書百篇固所肄業者迨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
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間故亡
篇之佚文賸句往往綴輯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
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傳說以賈唐二君言爲非不
知殷庚三篇亦係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無
可追敘未得說以前事乎韋說泥矣錫瑞案韋說固泥陳說亦無
塙證王節信雖治今文者所引未必卽是伏傳其文與楚語大同
當是引楚語之文耳賈治古文尙書兼大夏侯書而云書是說

命亦未必本之伏傳古文說命三篇雖亡而書序見存賈蓋見楚語所說與說命書序相合故以此書爲說命耳今之伏傳雖殘闕不完然無明文未可增入若以漢儒所引尙書說皆臆決爲出於伏傳則欲扶今文而反汨之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今文升作登。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

王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

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錫瑞案金履祥以爲祖庚釋祭高宗之廟蓋疑高宗在時不得

稱其廟號攷史公說高宗彤日篇義詳見攷證又禮記坊記篇高宗

思而作金說非也高宗彤日篇義詳見攷證又禮記坊記篇高宗

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驩注云名篇在尙書陳喬樞說案鄭注尙

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宗云當是此高宗之訓也喬樞攷尙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攷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獲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尙書說如是也錫瑞案大傳說桑穀事當在高宗之訓篇中說苑論衡皆載之詳見尙書大傳疏證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今文黎作

作紂○史記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云云周本紀曰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尚書大傳殷傳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江聲說案戰國策魯仲連言紂醢鬼侯脯鄂侯文王聞之歎紂乃拘之于羑里史記殷本紀亦云然然則紂囚文王不為咎周之故而鄭以為畏惡之拘于羑里者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據此則紂囚文王不無畏惡之意蓋史記二文不同者互相備爾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知文王之歎而告紂者崇侯虎也周本紀言譖西伯者亦崇侯虎則告與譖是一時之言矣安知醢鬼侯脯鄂侯不適當文王三伐皆勝之後乎錫瑞案江說非也史記明言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是咎周即祖伊書序云殷始咎周周人乘黎乃古人倒裝文法謂周乘黎而殷始咎周古文書序非必與史記今文異馬云為周所咎鄭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皆與史記不合與書序亦不合其說殊不可據戡耆之年史記與大傳說稍異大傳以被囚

在三伐皆勝之後載者爲五年事史記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前
載者爲四年事詳見本篇攷證以理而論文王被囚似不因三伐
皆勝若紂以三伐皆勝而惡之何以復有弓矢專征之賜似當以
史記說爲是紂雖不無畏忌文王之意而咎周必應指乘黎江氏
明知史記與鄭義不同必欲強而同之由於不曉今古文家法非
可合一史記云竊歎而囚赦出而賜弓矢安得以爲醢鬼侯脯鄂
侯適當三伐皆勝之後乎耆黎紂受今
文古文之異段玉裁陳喬樞辨之已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今文作大師少師○史記殷

師少師謀遂去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云錫瑞案史記兩處之文畧異說見本
篇攷證今文以大師少師爲樂官與古文作父師少師說爲箕子
比干者大異陳喬樞定今文書序仍從古文作父師少師未免童
牛角
馬矣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今文

泰作太○史記周本紀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
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

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奔其先祖
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
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
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
此太誓錫瑞案據齊世家說則太誓首篇乃武王與太公共作今
略見於史記所載小司馬索隱於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下曰
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又曰按今文泰
誓流爲鵬又於齊世家蒼兕蒼兕下曰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也
小司馬及見今文太誓其說當可信周本紀自上祭於畢至白魚
赤烏等語皆見尙書大傳與尙書中候必今文泰誓之文據周本
紀說則太誓下篇乃武王作亦畧見於史記所載中篇其文早佚
史記亦未多引所云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蓋史公約中篇文也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云十二月戊午
者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
據殷正其義非有異也太誓三篇首篇言觀兵事下二篇言居
二年再伐紂事蓋三篇本非一時之事而作則一時所作由伐紂
追溯觀兵時事而並言之故書序總云作泰誓三篇史記亦未分
列三篇之目說者不察乃分十一年爲觀兵一月戊午爲伐紂前

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以爲序有脫文
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則序並無脫誤史記云
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
都豐明年西伯崩與大傳云七年而崩合是史公用今文說也又
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七
年今誤十年孔疏所引不誤詩人蓋魯詩亦今文說也云武王卽
位九年欲修文王業當以位字絕句九年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
乃武王卽位之二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而伐紂蒙
文王受命七年爲十一年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一年十二月戊
午師畢渡盟津與古文書序所云皆文義一氣相承年月日必是
一時之事而漢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
侯會又云序口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班孟堅始分觀兵爲十
一年師渡孟津爲十三年其說本於劉歆歆蓋據逸周書以爲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故以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
年僞孔傳用歆說較史記皆差二年與今文說不合鄭君兼用今
古文說既從大傳史記文王七年而崩又從劉歆十一年觀兵十
三年伐紂與再期觀兵年數不符江聲王鳴盛等專信鄭說與史
記今文大相柄鑿矣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
變淫聲用亂變正聲以悅婦人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案小顏時

太誓見存史記所引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云云塙是今文太誓
龔自珍劉逢祿力辨太誓為偽謂伏生傳書無太誓今攷大傳史
記所引伏生史公實親其書史記此文與牧誓相出入未可盡疑
其偽也書傳所引太誓佚文江王段孫陳魏諸君掇拾已詳皆有
成書茲不備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今文三

千人受作紂。○史記周本紀曰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
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
牧野乃誓齊太公世家曰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魯周公世
家曰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錫瑞案虎賁三千
人古文書序作三百人孟子盡心篇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淮
南子泰族訓風俗通正失篇皆作三千與史記合韓非子戰國策
亦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聲說司馬遷曰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
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江說甚塙宜據史記諸書訂正書
序之誤字古文書序多譌誤不可信此亦一證又案齊世家十一
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是徐所見史記有作十三年者史記前後文
皆作十一年其作十三年者後人據偽孔說妄改之周本紀作二

月齊世家作正月蓋周本紀亦後人妄改知者周本紀集解徐廣
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是古本史記有正
月二月兩本不同武王師渡孟津古文書序以爲一月戊午周本
紀以爲十二月戊午相去一月殷之十二月爲周之正月史公既
用殷正爲十二月戊午相去一月至甲子相去僅七日則甲子當爲正
月不當爲二月齊世家作正月是也據徐氏說則周本紀亦有作
正月者作二月乃誤本耳漢志用古文書序十二月戊午之說則當
作二月甲子史說用今文書序十二月戊午之說則當作正月甲
子自今文之說爲古文所汨淺人多以古文妄改今文乃致前後
參差不合猶幸其有參差之迹尙可攷見今文遺說據魯世家說
牧誓乃周公佐武王作猶太誓首篇乃太公與武王共作之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今文獸作狩○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罷兵西歸

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段玉裁說按行狩卽歸獸也古獸狩通用淮
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蕤蟲薙狩卽惡
蟲弊獸也孫星衍說史公說獸爲狩者詩車攻云搏獸于敖後漢
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于敖又漢張遷碑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
有以狩爲獸古字通用錫瑞案段孫二說謂獸狩通用是也而謂
史記以狩爲獸則大誤獸狩通用可段狩爲獸亦可段獸爲狩此

序所云是巡狩之狩非禽獸之獸古文書序云往伐歸獸乃段獸
爲狩字史記引今文書序云西歸行狩正用巡狩本字西歸行狩
卽是歸狩非史公段狩爲獸也所以知史公非段狩爲獸者周木
紀以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成周於洛邑之後
則史公所據今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爲罷兵西歸行狩時事卽不
得以歸馬放牛之文當歸獸之文矣古文書序作往伐歸獸蓋謂
往而伐殷歸而巡狩其義與今文不異史記用今文作西歸行狩
則文義尤明解者誤以古文書序爲用本字則往伐歸獸近於不
辭矣又誤以史記用狩字爲段借試易其文爲西歸行獸尤不可
通良由不知古文是段借今文是本義耳武王行狩古有明徵周
頌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左氏傳以爲武王克商作頌是時
邁所云巡守塙是武王之事卽在作武成之時樂記引孔子之言
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序所謂往伐也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序所謂歸狩也樂記亦有散馬牛之語而在濟河而西之
後遠不相屬作僞古文武成篇者不知序獸字是段借乃取史記
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殊不攷史記樂記上下之文皆不以歸
馬牛爲此時事其謬固不得言江段諸君攷證至塙乃徒用顏師
古匡謬正俗之說改獸爲畧斷斷致辨不知引史記改獸爲狩皆
由不攷今文之義遂不得歸獸之義矣孔廣森引周書世俘解武
王狩禽之事以爲狩是田狩世俘解卽古之武成魏源書古微從

之案世俘解語多誇張不可信據劉歆三統術以世俘解爲武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歸狩與今文序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今文義定之卽知以世俘當武成非是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今文義定之卽知以世俘當武成非是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今文受作紂洪一作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宋世家曰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尙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纘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於朝鮮而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錫瑞案史記與大傳不同史記問鴻範乃封朝鮮大傳封朝鮮來朝乃問鴻範史記云十一年伐紂十三祀爲克殷後二年與劉歆及僞孔說異詳見本篇攷證及尙書大傳疏證周本紀不云作鴻範所引實是今文鴻範序說知者鴻範一篇並無問箕子殷所以亡之事蓋今文序說中有之據史記所引猶可得其大畧以存亡國宜告者箕子不忍言殷所以亡故以存亡國所宜有告武王也正義曰以周國之所宜言告武王其說非是徐廣曰存一作前亦非也段玉裁說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

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
案商書為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
者今文為書系周書者古文尙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錫瑞謂
說文引洪範五處作商書引微子傳其耆長我興受其退兩處皆
作周書若以為誤不應皆誤疑用今文家說以微子為周書洪範
為商書則商書周書仍合各四十篇之數故儒林傳以洪範列於
微子之前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今文邦作封篇次在鴻範
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
著王之命及受物陳喬樞說古文尙書敘封字作邦班下無賜字
分下無殷之二字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
服是即周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敘云邦
康叔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錫瑞案書序列洪範後史記列武
成後武王訪問箕子之前武王訪箕子在克殷後二年分器當在
初克殷時史公用今文說較古文次序為合蓋古文家誤以克殷
訪範為一年內事故移其次序耳若知訪範不在克殷之年則分
器不當在訪範之後矣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釋文獒馬云作豪首豪也正義曰鄭云獒

國人遺其首豪來獻見於周陳喬樅說今文尙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尙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尙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獒爲豪讀從今文也錫瑞案今文無可攷陳說亦未見其必然姑存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正義曰鄭元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周禮象胥序官疏引鄭注云巢伯殷之諸侯

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錫瑞案鄭君用今文說殷爵三等公侯伯異畿內謂之子是殷時遠夷亦稱伯不稱子男故巢雖九州之外蕃國世一見者亦得稱伯矣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爲

質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有瘳陳喬樅說案尙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文尙書序亦與史記文同又案三家傳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誥後尙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也喬樅謂今文尙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

作微子之命是書敘篇次金縢仍在
大誥之前也錫瑞案伏生以金縢次大誥之下今文家說如是若史記並無周公作金縢明文其序事之中雜見金縢一篇之文直序至周公薨後此史家記述之體行文不得不然若必據其前引金縢半篇先於大誥遂疑其序列大誥之前則其後引金縢半篇在公薨後且後於周官立政亦將疑其序列周官立政之後乎陳說非是陳解金縢多以古文汨今文說違背伏生史公家法甚爲紕繆辨見本篇攷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史記周本紀曰管叔蔡叔

羣弟疑周公與武王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段玉裁說本紀與世家相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譌字蓋此與世案段說是也大傳云周罪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此作三錫瑞案段說是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卽謂誅武庚及管蔡之事若三年踐奄又在後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今文啟作開。史

記宋微子世家曰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
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錫瑞案古
文書序作啟史記作開此史公用今文之證世家與周本紀皆於
作微子之命時云國於宋則其先非封宋可知周本紀言武王封
諸侯有焦祝蘄陳杞與齊魯燕管蔡而無宋是微子當時未封宋
宋世家云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
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是其先仍復封於微續殷祀乃
武庚及武庚誅始封宋也觀周本紀所載祝蘄陳杞與樂記同而
獨無宋其義可見鄭注樂記云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
代殷後詞不別白未免混淆白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
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
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其說與史記合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文畝作母歸作餽。史記周本紀曰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
王以歸周公于兵所作歸禾徐廣曰歸一作餽魯世家曰唐叔得
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作餽禾索
隱曰尙書作畝此爲母義亦並通陳喬樞說案母疑是晦之壞字
古文尙書序作歸禾歸餽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論語
饋字爲歸是其證也歸餽古今文之異史記據今文尙書本用

魄字而周本紀魄作歸與魯世家異者疑是後人轉寫依古文尙書改之觀徐廣音義云歸一作魄可見舊書本是魄字也錫瑞案陳云歸當爲魄是也云母爲晦之壞字則非尙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穗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共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大傳所云異莖卽史記所云異母今文序作異母與古文序作異畝其義不同陳氏強改今文以合於古文失之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記周本紀曰周公受禾東

家曰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索隱曰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禾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陳喬樞說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莪說文云莪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莪故旅字亦作魯也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道云魯古文旅是已索隱乃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卽旅字見篇名嘉禾遂改魯爲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岱集注引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樞謂據孫氏瑞應圖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攷史記六

國表云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所求又
 云通臚歡騰天歌又云并汨臚析笑匱則此旅天子命謂奉天子
 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錫瑞案據陳氏說魯即旅字嘉是誤文
 鄭注書序云嘉禾亡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
 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鳴盛以為壁中
 書於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陳喬樞以為如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
 伏生傳段玉裁以為取張霸百二篇劉逢祿以為劉歆偽
 造錫瑞謂尙書自今文二十九篇外其真偽皆不必深究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周本紀曰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
 弟封為衛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衛康叔世家曰周公以成王命
 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
 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中告康叔謂之康誥
 酒誥梓材以命之漢書地理志引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
 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陳喬樞說案說者
 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生大傳言天子太子
 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
 尙書序不同喬樞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序非康誥序也據大
 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

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其以康叔號曰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尙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錫瑞案陳說是也夏侯尙書後出間有與古文合者已失伏生之旨據史記康誥酒誥梓材是同時作史記云衛康叔康是號謚甚明詳見本篇攷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

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錫瑞案據史記今文說召誥洛誥實同時作伏生大傳云五年營成周與史記稍異者蓋周公於五年營之七年始成之耳史公與伏生之說非必違異詳見本篇攷證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史公於周本紀云復政乃營洛魯世家云營洛乃復政二說亦稍異以伏生之義斷之當從魯世家爲正蓋洛未營制作未定未能卽致政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今文作毋佚。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

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段玉裁說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本紀作無逸世家作毋逸以世家作毋爲不誤錫瑞案段說可通而推史記之意似不盡然說見本篇攷證世家作毋逸當本是作毋佚上云有所淫佚作佚可證王仲任用歐陽尙書論衡引書正作毋佚本紀世家逸字疑皆後人改之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百文說同則世家兼采古文說非盡今文說也亦見本篇攷證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

史記燕召

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夷君夷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於是召公乃說集解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旣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錫瑞案史公用今文說甚明召公不說周公卽疑公之攝政當國踐阼也集解引馬氏古文說謂周公不宜復列臣位是在歸政之後不在攝政之時以古文說解史記今文大相柄鑿周本紀魯世家雖不載作君夷事無以攷其篇次而據燕

世家引今文書序以爲踐阼時作是當列於大誥金縢之次不當在多士毋佚之後矣古文書序但云召公不說何事此書作於何時乃列之成王公疑之語遂不知召公不說何事此書作於何時乃列之成王政將蒲姑前馬鄭遂以召公不說周公復列臣位解之由於篇次既消故事實全誤陳喬樞謂鄭君用今文說不知其與西漢申屠剛孫寶及王莽傳羣臣奏引相去千里辨見本篇攷證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史記管蔡世家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索隱曰按尙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錫瑞謹案周公封魯在武王定天下之初周公攝政之初魯世家曰於曲阜曰魯是也伯禽就國於魯則在周公攝政之初魯世家曰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也史記之說甚明初不待七年致政成王封伯禽爲周公後伯禽始就國也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鄭注以王制爲殷制若周制則大夫爲三卿皆命於天子亦與古制似異而同鄭注儀禮諸公云容牧有三監是其制同之證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卽魯卿之命於天子者左氏

傳曰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蓋亦以爲魯國卿士與史記說不異
作僞古文者不攷史記以爲當時未封伯禽尙無魯國不得有魯
卿士於是刪去魯字但云周公以爲卿士若以爲王朝之卿士不
知王朝卿士乃執政之最尊者周公之屬不得有卿士之稱也僞
古文顯與史記相違索隱據僞古文以駁史記尤謬堯
典正義云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今文次序無攷

周公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孔傳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

其數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
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既
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
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
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卽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
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職要囚之
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
再爾爰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錫瑞謹案困學紀
聞云大傳之序有揜誥孔廣林疑揜卽奄揜誥卽成王政然無明
文可攷史記不載成王政篇目周本紀於多士無佚之後多方之

前有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之文東伐淮夷殘奄即此序所
云東伐淮夷踐奄也遷其君薄姑即下篇將蒲姑序也史記不載
篇名已詳事實是史公所據今文書序亦以成王政將蒲姑二篇
與多方相次皆在周公反政之後矣今古文既無殊旨則孔傳成
王即政親征之說甚合經義鄭君偶有不照以成王踐奄與周公
踐奄誤合爲一遂疑編次有誤近儒不攷史記必欲崇鄭抑孔不
知書序孔子所作史記今文序與馬鄭古文序不異乃妄議移孔
子之序以就鄭說真所謂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矣孔疏申傳
不誤引費誓爲證則非是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
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是
伯禽伐淮夷在居攝奄叛時不在反政後奄再叛時
孔疏不攷史記之文乃謂成王即位始封伯禽殊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今文作

記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釋
文云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
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錫瑞謹案薄姑氏即蒲
姑氏蓋今文作薄也古文書序以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爲君夷篇
之序史公據今文說以爲將蒲姑之序者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本
是反政後事非踐阼時事君夷乃周公踐阼時作今文家說是也

殘奄因奄再叛與大傳所云三年踐奄並非一事前之奄君名薄姑後之奄君遷於薄姑亦非一人詳見多士篇攷證江聲陳喬樞說皆非是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錫珣謹案周

公居攝三年踐奄王不親行此序云成王歸自奄乃奄再叛而王親征之塙證詳見本篇攷證

周公作立政

今文篇次在周官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今文篇次在立政前史記周本紀曰成王

既紂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魯世家曰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堯典正義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說案此敘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時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先後之次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說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

卽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錫瑞案偽孔固謬。江王二說亦非。史記以周官立政二篇相接連文爲義。則二篇是一時所作。何得分周官爲攝政三年事。立政爲七年致政事乎。史記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時方踐奄日不暇給。尙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亦未制禮作樂。何遽能次序官政。史公以作周官立政列於周公反政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家說必不以作周官爲攝政時事矣。魯世家云成王在豐與周本紀云在豐相合。本紀云既紂殷命。襲淮夷亦與古文書序同者。蓋周官篇中必有紂殷命之語。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今周官篇亡。無以攷見其文。而據史記所列次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必不以紂殷命爲此時事也。鄭以成王政至周官皆爲攝政時事。與古文序及史記所引今文序皆不合。江王曲意袒鄭。不攷古義。陳喬樞引其說又不加別白。但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合。不知鄭以周官爲攝政三年作。與史記大不符。疏失甚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今文作息慎。○史記周

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本紀北發息慎。集解

引鄭元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與史記合
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江聲本作界說云界賜也書或爲辨辨古
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
卑與界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子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
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界字正義本亦改作
俾史記錄此敘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改爲界錫瑞案江說
是也段玉裁泥於卑界不同部謂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
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殊嫌專輒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

史記魯世

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
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錫瑞謹案史記不載作毫姑之序而此數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後
與古文作毫姑序合是即毫姑序也下文周公卒後秋未穫云云
與金縢後半篇文同孫星衍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爲毫姑文誤入
證以史記孫說信而有據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
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
與史記文同是史公引伏
生說也詳見金縢篇攷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

尚書今亡又毛詩譜曰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正義曰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錫瑞案史記不載君陳書序今文說無可徵載記與夏侯書同一師承坊記緇衣皆引君陳篇文鄭注禮記多引今文家說或有所據未必但以序文同蔡仲而臆斷君陳爲周公子也正義引鄭坊記注作中庸注誤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

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段玉裁說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太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錫瑞謹案伏生傳經二十九篇實當并數康王之誥疑今文博士增入大誓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耳史記分顧命康誥之序爲二卽本伏生之

書說見本篇攷證史記於康王之詰曰康詰與康叔之詰曰康詰
正同康王之康爲謚號康叔之詰稱康亦當爲謚號說見康詰篇
攷證史記曰申告云云蓋櫟括願命一篇之義或以節儉毋多欲
解不平富不務咎之文以篤信臨之解底至齊信之文義亦可通
然史記明分願命康詰爲二篇不平富
等語在康詰篇中不當引以解願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字。今文冊作策畢下多公

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漢書律厯志曰康王十二年
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王命作策豐刑劉逢祿說鄭所見逸篇不可考要非此篇也三統
術劉歆所造不可信聞之師說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
句畢命非命畢公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詰
所謂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
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
不用錫瑞謹案古文冊字史記引皆作策蓋用今文畢下古文書
序股公字不辭史記多一公字此古文書序不如今文之一證也
莊述祖執古文誤本反疑史記公字爲淺人所加謂畢命非命畢
公當訓終其說新奇別無證據史記明明有公字可信以爲淺人
所加可乎書序述聞所引莊說多拾宋人餘唾而加以穿鑿不可

從劉逢祿魏源
顧信之何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今文作君雅○禮記緇衣引作君雅鄭注曰雅書序作牙假

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是古文尚書別本亦有作雅字者緇衣篇則據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今文冏作冏○史記周本紀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

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國之政作冏命集解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漢書

古今人表伯冏列上中第四等師古曰穆王太僕也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尚書大傳冏命爲冏命是今文作冏命說文亦部云冏

从冏亞周書曰伯冏是許君所據古文亦作冏字矣古文書序云太僕正史記作申誠太僕國之政則其義不同蓋今文家說太僕

卽周禮之太僕不必作太取解師古曰穆王太僕是也國之政謂國之政事太僕掌內朝之法職雖卑而位親任重故申誠以國政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今文呂作甫○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集解

鄭元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段玉裁說大雅崧高鄭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

命穆王也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錫瑞案史記曰甫侯言於王段說與史記合詳見本篇攷證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今文無平字○史記晉

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圭瓚虎賁三百

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索隱曰按尙書文侯之

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文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

代數懸隔勲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

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

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不

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

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非也錫瑞謹

案史公用今文說與鄭君古文說不同索隱不攷今古文之異妄

詆史公非也史記一書引經多據今文不盡用左氏詳見本篇攷

證段玉裁說按此及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劉向

新序善謀篇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如金縢篇多

用周公以天子禮

葬魯得郊祭之說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今文作盼誓盼

一作鮮一作獨○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作勝誓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獨索隱曰尚書作樂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勝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獨也言於勝地誓眾因行獨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獨案索隱說近是詳見本篇攷證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還歸作秦誓

○今文穆作穆峭作殺○史記秦本

紀曰穆公敗於殺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背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侯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史記穆作穆峭作殺蓋用今文陳喬樞說百篇之敘近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為伏生誓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為大誓先大夫著左海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併敘而不併大誓討論經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敘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謂以百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樞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篇此蓋言二十八篇之次皆總於敘象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十八宿喻二

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錫瑞謹案陳氏解斗七宿似涉傳會以序當二十九篇之一不如併數康王之誥爲篇而謂伏生尙書有序則不誤伏生尙書有序史記所引乃其篇證近人著新學僞經考辨今文尙書無序駁陳氏十七證甚力謂史記所載篇目乃書序襲史記非史記采書序其立說誠辨矣然史記本紀世家所云作某某篇是序文體例太史公自序卽本其體逸周書之序其體例亦如此若謂史記非采書序所云作某某當作何解豈史公自言所作耶抑史公別采一書耶不足書序究是何書此書何名何人所作耶

今文尙書攷證卷三十

受業

袁宗濂校
夏承慶